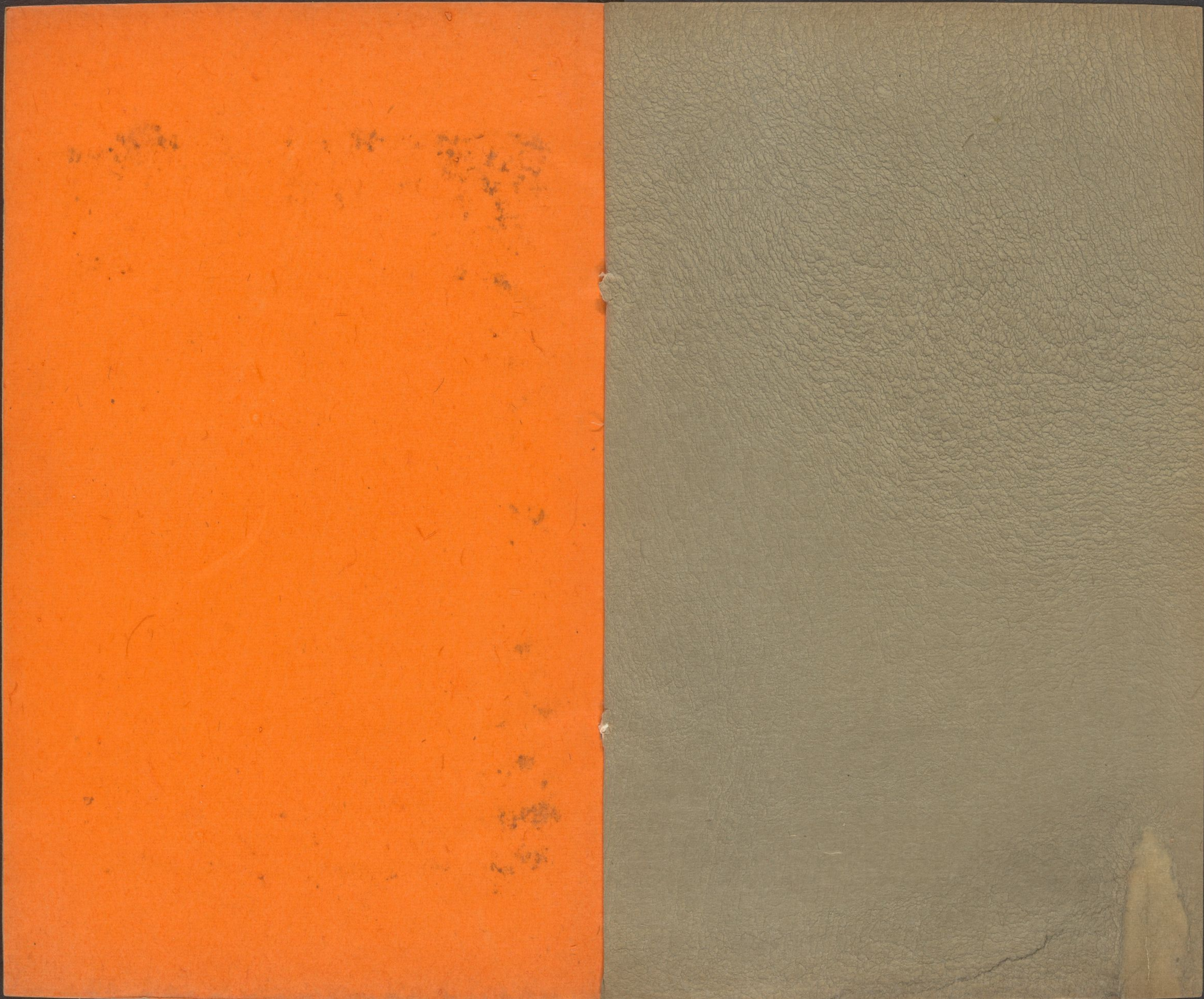


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12 1930

Phil 4681,3212 (9)



2

經濟類編卷十七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宮掖類一

太后十則

後唐晉王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  
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詔盧程詣晉陽冊  
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系源類編卷一十七  
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真宗崩王魯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魯曰皇帝冲年太

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

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

子母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

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元成帝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



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轍

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

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  
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  
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太后弘吉刺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  
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  
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  
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卽命盡易  
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  
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后妃

三十三則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  
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  
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湏由  
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  
季姬廬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  
內何如而外富辰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  
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

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齊百姓兆民夫人奉  
 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携貳各  
 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于王室鄭  
 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  
 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  
 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  
 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  
 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  
 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  
 有忍也若能宥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  
 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  
 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  
 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  
 死之

司馬遷后妃傳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

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  
 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嬖  
 而紂之滅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太似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  
 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

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

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

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

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匡衡上元帝疏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媾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

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曰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俅異態後俅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時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大后大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

云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徃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徃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成帝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篇每進見上䟽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  
 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  
 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于前班婕妤  
 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  
 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  
 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  
 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  
 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廼上䟽曰妾誇布  
 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  
 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滂穢不  
 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



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  
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  
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  
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  
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  
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  
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  
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  
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詛而不可  
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

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  
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  
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佞必欲  
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  
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  
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耻爲之又故  
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

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侯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裏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

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

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巳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

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  
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  
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  
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  
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萃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  
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  
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  
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  
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

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  
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  
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  
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  
誠永寃妾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

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

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  
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  
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  
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  
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  
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  
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  
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  
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  
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  
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  
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  
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旣立後寵  
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

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馬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綰鞮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衆謹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旣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

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  
記盛綠縹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  
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  
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  
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  
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  
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  
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  
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武以兒  
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  
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  
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  
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  
藥二枚赫蹠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  
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  
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  
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  
曹言願自殺卽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

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喪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

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菹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嗥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綿方底推至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



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

臣謹案末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

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  
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  
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  
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  
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  
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

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  
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誣污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  
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  
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  
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  
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褻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  
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  
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

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誅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矢婦

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鏃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

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宦豎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閹議即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周舉謂李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

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卻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晉后妃傳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儀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復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譽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言矣周禮天子立

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宮闈淑譽騰于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朏側于絃望則龍綵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鷲尾挺災隆渙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竒態諛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晚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汗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

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義躍  
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  
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  
此宣穆閱理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  
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瑾之言不聽張泓  
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  
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伎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  
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紉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憲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宸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凌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  
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  
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正  
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

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  
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佞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  
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  
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  
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堯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  
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  
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  
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  
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  
庶姬

比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  
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  
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  
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  
帝以趙飛鸞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  
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

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勿通聰又立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周書皇后傳論 書紀有虞之德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宮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昴命惟永矣至于邪僻旣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鏡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脩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于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



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苛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于此故叙其事迹以爲皇后傳云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文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

國家之事馬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竒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

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文武解體以至覆滅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

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度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

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  
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  
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  
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  
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  
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  
而不灋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  
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灋  
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  
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  
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  
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  
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  
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  
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

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勣齊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高宗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

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  
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  
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  
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伏見陛  
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  
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  
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  
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今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  
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  
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  
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  
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  
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  
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  
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  
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  
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  
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

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後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

于宮門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毋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鍪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



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范祖禹論立后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帝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 一曰族姓 二曰女德 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 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

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

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  
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  
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  
以爲未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  
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  
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  
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  
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  
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  
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

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  
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  
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  
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  
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  
乃立代王是爲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  
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  
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  
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爲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婚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

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宋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

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愛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

鄒浩諫立后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

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

手足其爲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霸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未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未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

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和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無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劉敞論温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爲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實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



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固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

司馬光論後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

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真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胥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

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真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

孫沔論治本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

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

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濶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治陰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

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宮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視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脩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

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  
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  
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  
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  
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  
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  
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  
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  
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  
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

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  
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負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  
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  
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  
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  
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  
重葦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  
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  
於闈外言不入於闈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  
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唯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

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爲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

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繫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卽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復奏

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卽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卷十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宮掖類二

女寵七則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

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  
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  
人生奚齊而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沃以速  
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  
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  
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  
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  
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

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  
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  
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  
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  
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  
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

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  
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  
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漢安帝乳母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  
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四海雍熙  
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



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奏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鑒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輝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輝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未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諄咸曰財貨上流爲朝廷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其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故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

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冀之域淫雨徧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羗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其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

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

下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外戚三十三則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  
內侯遂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時御史大夫闕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帝使  
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問石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帝曰善吾  
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食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晏唯陛下裁幸

孝成帝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  
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  
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  
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  
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帝優詔不  
許

鄭崇諫封外戚疏

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

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  
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  
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  
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唯王不知艱難  
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  
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  
貴幸鮑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竊見孝成皇帝

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  
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  
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  
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  
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  
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  
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  
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  
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  
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  
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掠取  
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  
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  
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  
化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肯加惻隱於



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即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  
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  
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鳴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  
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  
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  
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  
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  
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  
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  
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  
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  
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  
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  
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讐怨以安身耶  
誠迫大義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  
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  
宣呐鈍於辭不勝倦倦蓋死節而已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  
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  
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

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  
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  
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  
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爾家凶于爾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  
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

國甚危殆賴竊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  
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  
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  
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  
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  
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  
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  
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  
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  
莫敢正言梅福上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  
陳洪範叔孫通道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經濟類編卷十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屍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  
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  
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  
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  
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  
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  
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  
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  
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

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向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

經濟類編卷十八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

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申屠剛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臣聞王事失道則

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

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

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

毋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

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

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

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

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

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

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

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

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

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與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光武時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

紀濟類編卷十八  
二十一  
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  
帝從之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  
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  
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  
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  
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封貴人弟就爲

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  
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  
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  
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  
親求位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  
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  
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

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  
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  
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  
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  
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  
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  
事遂封衛尉廖等爲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

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與乘此道不  
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  
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  
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第五倫上孝章帝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  
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  
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  
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  
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  
斛肉五千觔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  
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

倫又上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  
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  
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  
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  
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  
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  
恠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  
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  
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  
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 雖遭百死不敢擇  
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

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颺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懽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何敞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

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太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氏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竇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樂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  
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  
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  
常以執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  
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  
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  
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  
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  
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范曄鄧騭論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  
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  
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  
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旣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  
之悲哉騭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  
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  
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翟酺上疏 昔  
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



經漢書卷之十八  
二十一  
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至貴無漸失  
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  
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  
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盜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  
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  
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  
社稷之深計也

順帝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  
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  
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  
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  
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袁著論梁冀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  
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  
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  
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威盛將無  
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  
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  
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  
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

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伏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  
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述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  
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  
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  
近習畜貨聚馬戲詭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

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  
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  
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  
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  
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  
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

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  
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  
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  
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  
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  
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  
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  
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

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  
規爲下第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  
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珣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  
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  
書褚碧郭弈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  
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  
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

乎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凡此成敗亦旣

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熱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寧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涓陽冰等自宜引退臣嘗論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疇嗜何辭而起往者

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位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旅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

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  
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  
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裴頌為尚書左僕射侍中頌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  
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  
頌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頌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

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  
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  
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

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  
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  
光格四極暨於繼體咎禪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

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  
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  
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

朝廷何取於外戚正使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  
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晉書外戚篇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

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  
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

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鄉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未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於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

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明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宋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賫藥賜景文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



此處分勅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勅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

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以開封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太宗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經濟類編卷十八終

經濟類編卷十九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官掖類三

宦官 五十七則

漢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  
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陞

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兒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益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

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弃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

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間言事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卽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

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

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大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朱穆除宦官疏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

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徃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楊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道自殺秉因奏

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保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餽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歾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

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順帝縱委宦官有識危心張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靈帝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

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  
被蒙恩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  
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  
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  
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  
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鉅無狀昔高宗以雉雒之  
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

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  
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遣其禍虞公抱寶牽馬  
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  
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  
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  
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  
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  
妄言之路

傅燮抑中官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  
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



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閭整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蓄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而虜賊疑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范曄宦者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

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官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及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搃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

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萃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統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然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宦者傳論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

祚東都緣闈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于  
釁起宦夫其畧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  
聲榮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  
卽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  
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  
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  
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于  
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  
昏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旣滋朋徒日廣直臣抗  
威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

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  
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宦官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順帝詔九卿舉武  
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于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

晉慕容寶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本首議勸慕容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  
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

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迺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迺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落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迺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睿宗時宦者問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帝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

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係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后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廼率壯士數百隨思而比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后知德攝位懼而比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

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宋孝武時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守空名而已

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  
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  
階爲太中大夫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  
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  
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  
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  
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  
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

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  
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  
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  
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以少者  
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  
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由是  
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  
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載而歸

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奔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蕭復嘗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悅

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

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德宗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儒鳴皆爲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絀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巾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德宗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



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勅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德宗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屍傍

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憲宗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已

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耻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出爲淮南監軍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五坊使毆百姓鄆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

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皆不聽李逢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愍然卽命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元略遷戶部侍郎

文宗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爲信然甚怒命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申錫罷爲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文宗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

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王守澄葬於澧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

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迎上扶升輿決殿後呆愚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皆收繫斬之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

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爲召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

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開府儀同三司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

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僖宗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

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僖宗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前夕

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願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



為多不法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  
 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  
 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  
 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  
 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  
 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  
 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  
 宦官益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  
 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

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  
 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  
 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宦官扶昭宗與后  
 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  
 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  
 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  
 位以昭宗為太上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  
 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害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  
 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

系源類編卷十九  
二十四  
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論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卽囚希度遣振如京

師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西四人之族

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

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  
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  
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  
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  
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  
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  
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  
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其功所謂理絲而棼之  
者也昭宗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

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  
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逢共爲不法大則  
搆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  
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  
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昭宗  
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  
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  
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

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

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以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後唐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

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咒者襍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

一樓以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

南漢主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

綱目類編卷十九  
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宋太宗時張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真宗時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

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僉罪之

英宗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闡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范祖禹論宦官疏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  
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  
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  
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  
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  
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  
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  
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  
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

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  
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  
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  
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  
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  
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纜吐蕃寇  
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  
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  
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  
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

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

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



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旣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旣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張清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

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

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

為至美乃可以解眾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污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吳及論宦官養子疏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屢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二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

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  
 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  
 天高拱法官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攬庶獄  
 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  
 宜乎天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嘏陛下當隆盛之  
 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  
 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  
 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  
 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

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  
 勦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  
 因而天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  
 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又聞漢永  
 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  
 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  
 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  
 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  
 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  
 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

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寘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今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旣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旣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旒宸隕越無地

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神宗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中丞劉摯亦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

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鄙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  
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孝宗時擬以德壽官提舉陳源帶湖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理宗時兩土洪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

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姦臟之老吏逃逋之  
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  
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  
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  
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  
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  
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  
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  
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  
叔出提舉洞霄宮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華奪民田引  
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  
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  
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禪天錫易疏欲自戒  
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  
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  
之爲愈也不報

元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  
給事內庭至是武宗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

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順宗時宦者朴不花橐驪內侍太子外結糊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陳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敏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

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橐驪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



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  
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  
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  
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嬖傳 十九則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  
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  
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

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

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羈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  
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  
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  
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  
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  
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  
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  
蹕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

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  
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  
試黃泉葶蠖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  
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  
謂知時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  
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  
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擄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噉

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鱸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

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怍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

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金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王嘉日食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

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

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

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

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

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

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

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責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

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綿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宮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

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



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

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

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  
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  
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臣請收還武庫

沈約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

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  
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  
資明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

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墜之子叔度名動京  
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  
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  
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若  
非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  
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  
相沿遂爲成法自漢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  
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

樹黨政以賄成鉄鉞創庖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艸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第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

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等皆言於齊王請出土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侍中江敳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苟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敳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命

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武后以蘇良嗣為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闈為給使使教官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為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闈遣

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疑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明皇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明皇由是不悅是時明皇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纊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上所信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尔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

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

後唐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莊宗悅厚賜之莊宗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

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

濟類編卷十九終

